

从临摹到创作 · 赵之谦

解小青 /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天人樂何同一匯

防裂六字筆兩頁單條筆四頁
筆頭須用生漆鑲之江西兩水極多
矣一頁不處往中末先筆頭橫
臥紙上極不舒不用漆也此情

从临摹到创作·赵之谦

■ 解小青／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解小青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临摹到创作·赵之谦 / 解小青著.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725-404-1

I. 从... II. 解... III. 赵之谦 (1829~1884)—书法—艺术评论 IV.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7633号

责任编辑 时洁芳

审 读 沈培方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封面设计 潘志远

责任校对 倪 凡

从临摹到创作·赵之谦

解小青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电话: 021-61229008

网址: www.duoyunxuan.com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75 印数: 1-5,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25-404-1

定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从临摹到创作，是任何一位书法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书法的艺术特性，既决定了它比其他艺术更加注重“临摹”这个入门和修习的途径，同时更加追求“创作”这个蜕化和升华的境界。但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某种超越于因果关系的转换性奥秘。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无不是在参透这种奥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

然而，由于书学语境的不同，古人往往极少保留自己的临摹书迹，对临摹和创作并非像我们今天一样看得泾渭分明、指向明确。一代又一代人从临摹到创作的实践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湮没。

为了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探寻从临摹到创作的转换性奥秘，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从临摹到创作”的丛书。它们通过古代书学体系中对于从临摹走向创作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方面的挖掘，以独立的书家或具体的作品为阐释对象，尽可能紧密地综合多种信息，如渊源与流派、因袭与变革、主体与客体、意志与规律以及文字材料与图像资料等等，以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就那些书法史上开宗立派、承前启后的大家而言，既梳理出他们关于临摹与创作的作品与文献材料，更尝试分析他们或隐或显、相对理性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就那些书法史上熠熠生辉、永为经典的杰构来说，既分析它们的技法特点和艺术风格，更关注在不同时代里，后人如何对它们于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借鉴与取舍。当然，在编写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文献材料，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阐释方法和呈现效果；面对不同的阐释对象，又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交叉重叠，但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更灵活因而也更全面的立场上，去寻绎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这也是本套丛书希望达到的一种整体效应。

目 录

一 生平事略 /1

- (一) 天资瑰异 少年讲学 /2
- (二) 考取秀才 入幕繆府 /3
- (三) 屡试皆黜 煮字为粮 /5
- (四) 编辑《通志》 卒任江西 /7

二 艺术主张 /15

- (一) 作好文字 当先读书 /15
- (二) 学必师古 自有之无 /20
- (三) 凡派皆合 同功之旨 /25
- (四) 打破圈子 就是这个 /27

三 书学轨程 /31

- (一) 由篆而隶 取法乎上 /31
- (二) 包张为阶 由古及今 /53
- (三) 悟通书诀 惟变所适 /61

四 后世影响 /70

附录：赵之谦临、刻古代法帖跋语辑录 /76

一 生平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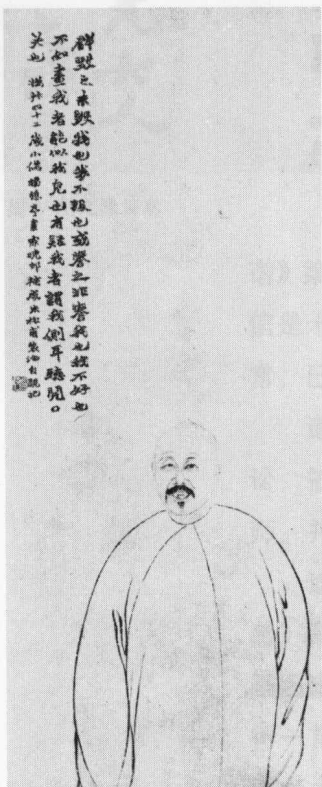


图1 赵之谦像

赵之谦，字益甫，又字搗叔。号铁三、冷君、子欠、次寮、愁寮、悲庵、思悲翁、无闷、娑婆世界凡夫、悔素、支自头陀、笑道人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祖居浙江嵊县，明代迁居绍兴，赵之谦为迁绍第十五世。曾祖立钟。祖源。父守礼，字松筠。母章氏，生二子。长子烈，字积庵。次子赵之谦，清道光九年（1829）生于绍兴开元寺东首大坊口，光绪十年（1884）卒于江西任上。（图1、图2）

赵之谦不仅于经学、史学、文字学、金石学、辞章各方面造诣深厚，更于篆刻、书法、绘画等艺事开宗立派，为世所仰。尝治印自道“汉后隋前有此人”，一代才情，后世难匹。著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悲庵居士诗剩》、《章安杂说》等，编《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张忠烈公（煌言）年谱》等，并主编《江西通志》，于光绪七年（1881）刊成。有《悲庵居士文存》、《二金蝶堂印谱》、《悲盦剩墨》等存世。（图3）



图2 赵之谦题“苦兼室”



图3 吴昌硕题“悲庵剩墨”

(一) 天资瑰异 少年讲学

赵之谦二岁时，即能把笔做字。稍长，读书过目成诵。与同龄儿童相比，思考深湛，新意迭出，提出的很多问题竟塾师也不能回答。因其家故丰厚，多藏书，他六岁学古文，九岁学诗，十岁后潜心宋学七年。“参天具本性，拔地树奇骨。高掌入云端，扣住水心月。”（邹涛编《赵之谦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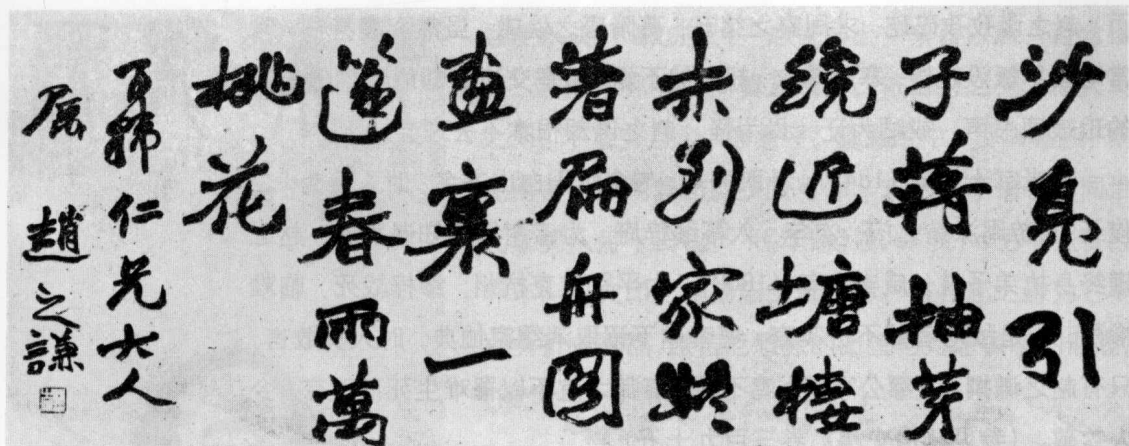


图4 赵之谦诗卷

谱》第18页，以下所引略作《年谱》）这么禅意悟性的诗作，很难让人相信是十岁的赵之谦为指画《松月生夜凉图》所题，其天资瑰异，颖悟超常，已可窥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四岁时，母亲章氏病歿，长兄又被仇家诬讼，被迫出走，家境日益败落。十七岁时，开始金石之学，拜沈复粲为师，并于这时开始求补《寰宇访碑录》。

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九岁时，娶妻范璫。这一时期作《读史杂感》等诗。赵之谦自云，幼不喜为诗，自知技拙，生平不敢多作，尝作书画团扇跋曰：“少不工诗，又非性所好，偶有感触，略成韵语。或经年不得一首，既不愿以是求知，亦不敢示人也。”（《年谱》第29页）他作诗不喜多，“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谑、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径、若小儿语”。（《年谱》第29页）当然这是赵之谦自谦，他的诗句或跋语随意流淌，语言鲜活，我们今天读来，自口至心，唯有佩服而已。（图4）

（二）考取秀才 入幕缪府

道光二十八年（1848）赵之谦二十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受到赵光、万青藜等人激赏，被称为俊杰，赏其不媚时俗。好友周双庚云：“益甫曾冬月着积垢单衫，大踏步过我，脱帽骧首，蒸蒸作汗流。”（《年谱》第30

页)赵之谦孜孜矻矻,求周秦之绪言,慕隋唐之轨辙,虽然家窶甚贫,常常吃了早饭没晚饭,寒月单衣,却夷然不媚。饥寒交迫时却能听到他在家的琅琅读书声,或晒为迂,目为怪,赵之谦却根本不去理会。

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秀才。与余姚周白山齐名,时人目为“二俊”,同游周涤翁之门。次年,入幕缪梓府。为感谢缪梓知遇之恩,赵之谦终身执弟子礼。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杭州,缪梓战死,临难惨烈,可是敌对者却不进实言,皇帝遂下诏取消缪家恤典。时人莫敢言,只有赵之谦撰写《缪公事状》鸣不平。事师之谊不以罹难生死而改变,令人钦敬。(参见《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五)

咸丰二年(1852),乡试未第。次年,父卒。又三年,嫂病歿。长兄出走福建,杳无音信,侄儿女嗷嗷待哺,家境生计,窘不可言。赵之谦只能卖衣续食,笔墨糊口,致胡培系函云:“弟八月以后,穷极无奈,方谓走投无路,忽意旧业中兴,索书索画之人接于户庭。金虽不多,鲑菜尽供敷衍。近且安焉,无复有求人之志,明岁光景不知何若。今年承先祖祀有薄田数十亩,收租计尽用外可余半载口粮,且过了目前再行打算。”(《年谱》第61页)

咸丰二年(1852),作《除夕示周双庚》诗一首:“一岁天丧予,五穷鬼活我。年长竟何补,过者况已伙。未堪家多难,谋生计又左。道心挤沈闷,世眼逼懔懔。饥捏千字肠,寒钻五内火。老骨磨不折,天地勿得裹。有腹为战场,肺肝作横祸。小喜白刃蹈,大败赤城堕。虽拼好头颅,与谁砍一颗。拜手五藏王,解衣肯入裸。一气闯然去,志帅曰不可。”(《年谱》第38页)这些可读出赵之谦之性情。咸丰九年(1859),三十一岁时,以浙江乡试第三名成绩中举。次年六月,客章安,得识江弢叔,写成《章安杂说》。

咸丰十年(1860),赵之谦自温州航海入闽。时好友傅节子在福建做官,劝其入闽,希冀一闯。次年,女儿蕙榛夭折,妻范璚病歿于绍兴娘家,年三十五。赵之谦撰《亡妇范敬玉事略》云,范璚,字敬玉,小名秀珊,自号霞珊。七岁遍读五经,喜为诗书,书宗欧阳询,可惜未能留下墨迹。二十岁嫁给赵之谦,长赵一岁。《府君行略》云:“夫人与之谦,共贱贫,交勉以义。”妻女病歿后,赵之谦悲不自己,刻《悲龠》印,款云:“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年谱》第84页)同年刻朱文印《生逢尧舜君,不



图5 赵之谦古佛像题记

忍便永诀》，款亦云：“悲盦居士，辛酉以后，万念俱灰。不敢求死者，尚冀走京师。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不幸穷且老，亦愈乎。偷息贼中，负国辱亲，刻此两言，以明其志。少陵可作，未必恶予僭也。同治元年闰八月十日记。”（《年谱》第87页）另有《餐经养年》白文印，侧刻阳文佛像等，寄托赵之谦为亡妻亡女祈求冥福，愿苦厄悉除的愿望与万念俱寂的悲哀。（图5）

（三）屡试皆黜 煮字为粮

同治二年（1863）三月，赵之谦第一次参加礼部恩科会试，致魏稼孙函云：“后日进覆试场，考具须收拾。大风扬沙，足不能出户，讨厌已极。”（《年谱》第102页）这样的心情如何能考好，结果可想而知。是年试毕，在温元长、沈均初、胡荃甫，魏稼孙等好友帮助下，赵之谦重新整理、搜访古刻，寒暑风雨，毕力搜讨，他们在收藏得失聚散中结成了金石知己。

同治三年（1864）一月，《补寰宇访碑录》书成时，赵之谦在序里记述了这种深厚的友谊与成书的甘苦：“阳湖孙先生纂《寰宇访碑录》二十年，为书十二卷，目七千八百四十有九。书成之岁，当嘉庆壬戌。之谦后先生四十一年始求补录，亦十九年矣。今计所得及一千八百二十有三，盖四无一焉。旧稿再易，辛酉难后已弃去，剩碑目四五纸。断阙讹舛，略具年月，结习未尽，恒以自随。癸亥入都，太谷温元长见之，以为尚可为，既尽发所藏畀校录。同岁生沈均初亦为此学者毕力助搜讨。寒暑风雨，奔走告语。终八阅月，又得此数。希幸有成，非取自足。而是年秋，元长暴卒，感叹辍业，将恐将惧。郑重毁弃，甚负良友，因谋刻之。均初谓然，遂厘定为五卷。旧稿著录，唐以后大备，今兹详者在隋以前。及身所事，遗忘滋多，况力薄才拙，闻见隘陋，中更患难，莫收余烬。瞻印前修，岂惟涯分悬绝，问学不逮，迹其遭遇，亦非等伦。存斯文

字，弥用心苦，以言绩成，犹愿来者。固孙先生志也。同治三年甲子正月，会稽赵之谦书。”（《年谱》第125—126页）于此时期，赵之谦所撰《六朝别字记》初稿成，并开始撰写《勇庐闲诂》、《铜佛记》、《说柁》等。稍后校《滂喜斋丛书·求古录礼记补遗》，并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初成。

同年夏，兄积庵卒于龙溪。次年，赵之谦在京师参加礼部考试，结果以次场经艺贪用纬书子史，致使主司有三十多个不识之字而不第。同治七年（1868）和同治十年（1871），两次礼部考试，亦皆不中。屡试皆黜，赵之谦呈请分发江西。

赵之谦在北京这段时间，除搜集古代碑刻，考证文字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潘祖荫集古，特别是为其搜访古书刻本，不遗余力。世传他致潘祖荫信札中，大量提及访书之事。仅摘一例：“杜诗遍寻无明刻，只文渊有一部。序目稍有破损，而书式尚旧，惟系衬订，不能一套耳。价二十四千文已为付去矣。韦集只宝森有一部（如要亦可成）。渠见谦奔走寻访，于是故昂其价要二十五吊，可恶之至。书亦衬订有四本，似以不买为是。若辈挟制，必因我急辨而来，非‘缓’字不足以破之也。”（《年谱》第202—203页）细心收罗，讨价还价，甚至动气，凡此等等可知赵之谦用心之苦，出力之勤。他此番能赴江西就官，全蒙潘祖荫覆翼，故竭力报命也当理解。借潘祖荫召集聚会，赵之谦与孙诒让等人多有过从，更与王懿荣结成了忘年交。（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潘祖荫跋赵之谦作《消寒第一集呈潘司农〈集陶诗〉》云：“‘矜此七品官，远过万里程。’读此二语，能无三叹？”（《年谱》第204页）赵之



图6 赵之谦题“安顺堂”



图7 赵之谦《水经·圣水注》团扇

谦堂堂才情，却为区区七品小官，遥遥万里，栖迟逆旅，也让人对他不开脱的仕宦情结感到抑郁和惋惜。（图6、图7）

（四）编辑《通志》 卒任江西

同治十一年（1872），赵之谦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被委分办省志局差，修《江西通志》。家书中言道：“月薪三十六两，加饭菜六千，乃省中县班第一等差。忽然得此，实属意外。”（参见《年谱》第213页）言语中可以看出他初涉官场的满足感，这也是宦海起航后得到的些许慰藉。但是，赵之谦很快就感到忙碌终日，一事无成，最初以为是自己受到了冷落，后来才意识到原来这是官场俗吏必须从俗之潜规则使然。

作为一个学人，赵之谦把编纂《通志》当成学问来做，自其沿革、职官、经政诸篇，皆重为考订，覃心钩考，晨纂夕披。然而不久，众谤群疑，同时妒贤者也大有人在。赵之谦托友人致潘祖荫札云：“闻都中大有传谣，却未为实状。然谦不敢存独立无惧之心，总期自己站定脚根，毁誉人加，祸福天予，畏缩无益，张大不为，如此而已。”（《年谱》第240页）赵之谦一直锐志求试，这也是儒生本分，可以理解。如今托潘尚书的福作了小官，本该欣喜，可是江西官场，昏昏闷闷，赵之谦讲是人兽一关，人绝兽活，深为自己身陷宦海风涛、溷溷俗尘而懊悔。在外人看来，或许还眼红赵之谦呢，可是自家心苦，又有谁知。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并无大的改善，庆贺吊赙，房饭工食，动辄数十，生活依旧拮据。

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江西通志》终于完稿。为了补缺，一年后赵之谦赴鄱阳任上。著名巨区，但有名无实，兼值洪水为灾，民不聊生。他终日与讼棍奸民相对，中夜以兴，不敢安枕，摊书案头成了泡影。此时，继室陈氏又病重垂危，终朝医药，赵之谦心绪恶劣，还得料理行装，甚至连妇人小孩之衣具，都须自己检点，一家人毫无生气。光绪十年（1884）三月，继室病歿，年三十。

在江西的十多年间，赵之谦有《虞氏易事》、《读史举正》、《论语孔注辨伪》等书跋。于艺事方面：书，多应请索而作，偶有所得，以补家用；画则不多见；印更是“誓不操刀”（张公束《寒松阁谈艺琐录》）。据研究者考证，赵之谦最后一方印章是光绪八年（1882）应潘祖荫嘱刻“赐兰堂”三字朱文印，纪念潘氏在当年三月和十月两次得到慈禧所赏画兰的荣耀。款云：“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此为潘大司寇纪皇太后特颁天藻，以志殊荣，敬勒斯石。”（《年谱》第292页）这是赵之谦赴江西盛年息刀后唯一所刻，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方章。

光绪八年（1882），即赵之谦去世前两年，曾作楹帖悬于门上。文曰：“上相大猷，论语半部；司空家法，篱落一声。”（《年谱》第281页）自注：“幼误读书，遂困场屋。老厕俗吏，骨节不媚。纳此楹语，永志吾悔。岂能易性，聊以解嘲。”（《年谱》第281页）这是他晚年的反思，也是心迹的表白，以刻书、学问和艺术传世成为他的理想，希望能留给后世一些东西是他生活的支撑和信念。（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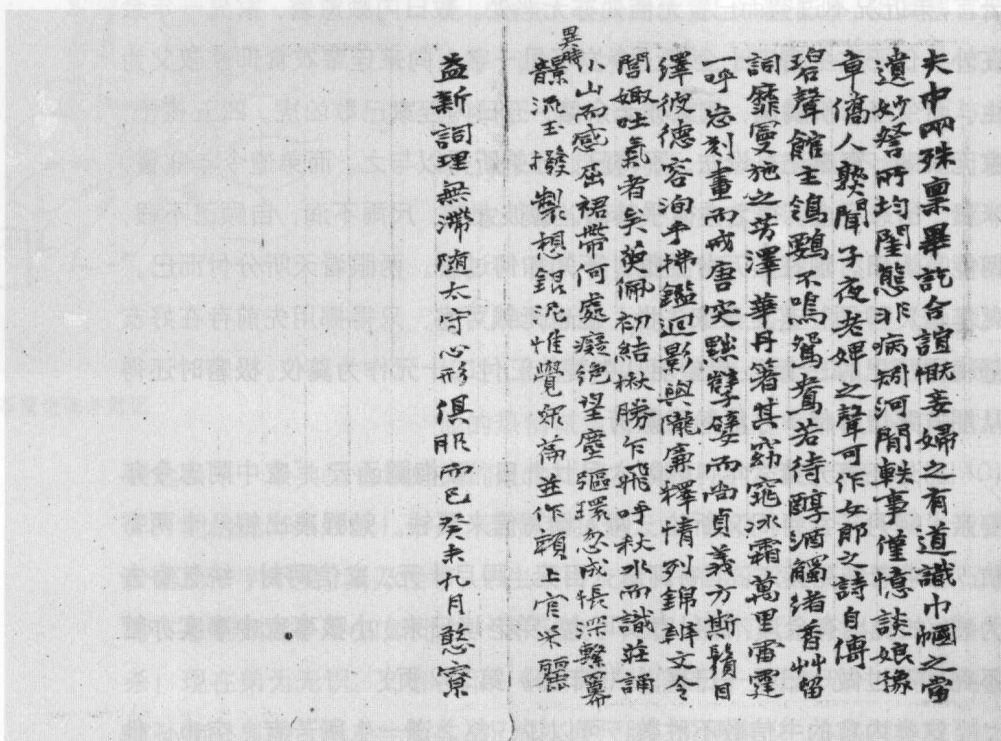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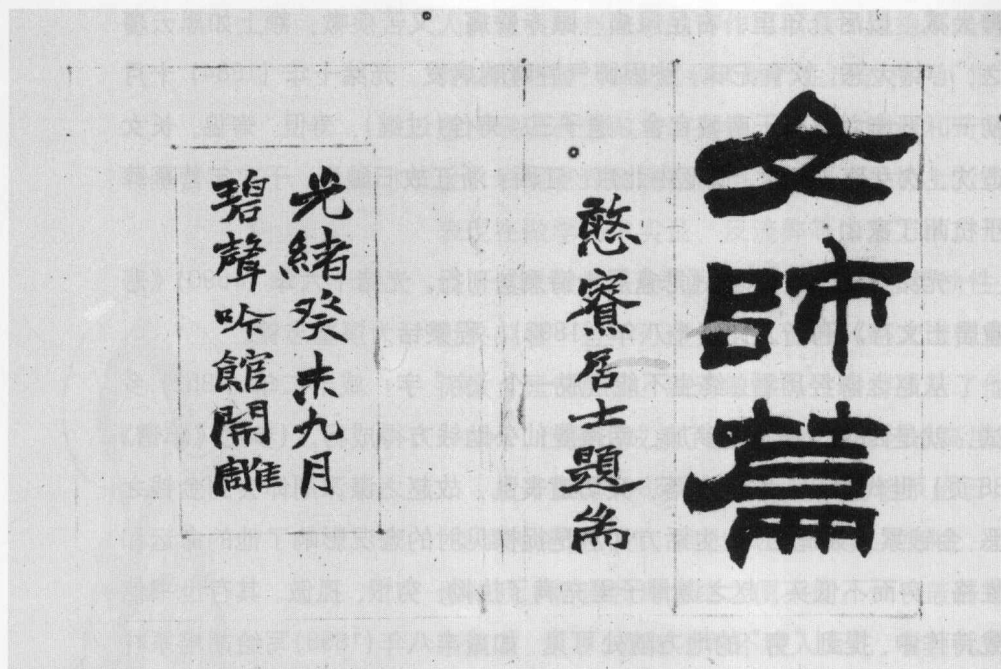


图8 赵之谦题《女师篇》

自客南昌后，赵之谦旧疾复发，药之弥盛，终夜危坐，数月不愈，精神大减。以后几年里，右足风痛，眼赤昏痛，又苦痰嗽，额上如黑云覆之，心绪大恶，饮食无味。终因肺气肿哮喘病发，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一，五十六岁卒于南城官舍。遗子三：寿佺（过继）、寿侃、寿侃。长女适沈，次女殇，三幼。遗枢由北京、江西、浙江故旧醵资，于次年营墓葬于杭州丁家山。

光绪十一年（1885）《悲盦居士诗剩》刊行。光绪十六年（1890）《悲盦居士文存》刊行。光绪十八年（1892），程秉铈为撰墓志铭。

从赵之谦经历看，终生不能摆脱一个“穷”字！咸丰二年（1852）乡试，就是因为没钱不能参加，幸得曼仙公助钱方得成行。（参见《年谱》38页）世代营商，家业中落，又历遭丧乱，故赵之谦深刻体会到金钱之恶，金钱累人如此之深，生活方面总是捉襟见肘的窘况影响了他的命运和性格，穷而不低头，赵之谦骨子里充满了执拗、穷恨、孤傲。其存世书信或诗作中，提到“穷”的地方随处可见，如咸丰八年（1858）写给胡培系札云：“弟近况不过穷而已，无佳处亦无恶处。数日内颇愈窘，家兄一年余在外，仅于去冬寄四十金来，今岁不见一字。向来侄辈衣食仰家叔父为生，而今年米价腾涌，叔家亦无余储，五日内侄家已歌凶虎。四五孩子，家无长辈，真属无可设法。不得已，分弟所得以与之。而弟遭今年寇警、米贵，出息尽虚，得之亦微乎其微。譬彼大旱，尺雨不润，自顾已不暇，何能芸人田。现在实万分拮据，不知如何过去。两眼朝天听分付而已。”（《年谱》59页）甚至亲家去世，他也无钱可寄，只得挪用先前存在好友舒梅圃那里的三十元，希望能从中替他汇付二十元作为奠仪。极窘时还得从朋友那里筹借，才能勉强敷衍。

另外还有光绪六年（1880）六月廿九日，致梅圃函云：“家中阿忠今年娶亲，阿月于六月间又断弦，两人均写信来要钱。勉强凑出银八十两寄杭，恳求老哥兑英洋，汇寄阿忠一百元、阿月十元。家信两封，统乞寄去为感。如兑出有余洋，即付寄女可也。弟老境日来，小孩事家中事实亦管不完，不过做一日是一日耳。”（《年谱》第262页）

这类内容的书信数不胜数，可以说，赵之谦一生所苦者，穷也。他不能逃出铜钱说话的官场，而倔强的性格又不曾曲折藏锋，这就决定了他



图9 赵之谦摹隋造像并题记

的性格与命运。贫则不得不看人面孔，难免仰人鼻息，从赵之谦的诗作可以看出他绝不是媚骨从俗之人，所以这种矛盾产生出的种种“恨”意，表现在他做人的孤傲，对人的嘲讽和苛刻上；表现在对官场不满但又不得不妥协上；也表现在做学问求实证，反流弊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赵之谦性格中的执著性、多面性、委曲性，也夹杂着一些不可避免的从俗性。赵之谦穷恨孤傲、匡世厉俗、新奇敏感等性格特质苦了他一辈子，但是也成就了他后世难企的艺术高度。

咸丰三年(1853)，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云：“弟离世绝俗人也。离世，必世离我；绝俗，必世绝我。若自我离之绝之便不是。……盖吾辈所苦者，贫耳。贫则不得不看人面孔，看面孔便无以自立。若内高位置，外貌长厚，出其善言似忠厚，询之心术极浮薄，此类尤当深戒。弟曾见吾乡有一儒，当世敬重，弟亦师事之。今与共事，则日以险健为能。此人与世无不合，而可畏若此，则当代和先人尤宜深测也。……”（《年谱》41页）初师而后鄙，表现出赵之谦的骨鲠正义和判断做人的标准。对上述这些人他鄙夷齿冷，但是对好朋友却是倾囊相助。有趣的是，他的热情诚恳常常是通过冷嘲热讽的尖刻言辞

表达出来，最典型也最好笑的是他对好友魏稼孙的态度。（图9、图10）

同治元年（1862）十月，致魏稼孙信云：“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弟生平待友最真，何阁下荒谬对耶！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况前次寄尺牍，价便嫌少，亦必写一收到之条。（自此以后竟不发一信，吾以汝为死矣。）嫌少尽可再说些，脚要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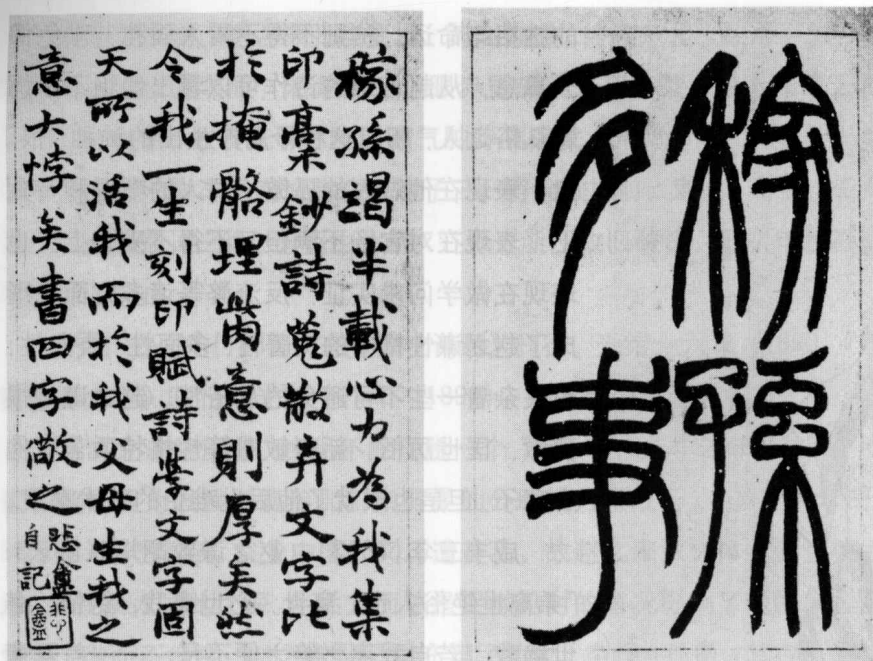


图10 赵之谦为魏稼孙辑《二金蝶堂印谱》题篆字“稼孙多事”并记

断，手先烂耶？……苟有人心，回信请写一封，否则装死亦可使得。”（《年谱》第92页）苛刻的语言和责骂背后是一个情深意浓，又较真儿小气的赵之谦！有些书信读来很让人酸楚，因为赵之谦孤傲的灵魂让人心生触动。

在和好友的交往中，赵之谦倒也不总是愤愤不平，性格中还有很多的可爱之处，比如他对《红楼梦》的品评，殊非常人所思：“《红楼梦》众人所着眼者一林黛玉。……试想如此佳人，独倾心一纨绔子弟，充其所至亦复毫无所取，若认真题品，则全部《红楼梦》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余尝持以示读此书者，皆不为然。尝一质菱甫。菱甫仅言‘似之’。前夜梦中复与一人谈此书，争久不决。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谈者俯首遁去，余亦醒。此乃确论也。”（《章安杂说》）其实赵之谦自己不就是红楼梦中人嘛？！多情人每为情累，蚕茧自缚，欲解无从。在后世的阅读中，林黛玉已经成为一种性格符号，一种文化类型。赵之谦虽然自称世间倔强汉，可是骨子里的东西和林黛玉又何其相似！

由于一生贫极，加上亲人离丧，使赵之谦对人生的思考既有其开豁通达的一面，也有无法排遣消极无奈的一面。如咸丰八年（1858）楷书自